



## 做事

骨科教授、主任医师 杜心如

国人喜欢高谈阔论，远到美国总统，近到邻家猫咪，都可以评论一番，立意新颖，论据充实。这种人才到处都有，常使我产生错觉，徒增自豪感。这种习惯可能早就有，四书五经之精辟，理论体系之大成，无人不服。但是一到具体事情上，就模棱两可了，或者论述了一大串，最后没有数据，没有结论，或者巧妙回避，自以为很聪明。

作者爱学解剖，在说到中国解剖学发展史的时候，能提出来的也就是王清任到刑场看看，当然没有系统观察，而西方则是解剖、测量，收集到大量的具体数据，形成了一门科学。但如果翻看中国历史，杀人成千上万的战争、死亡不计其数的瘟疫、死刑的各种花样，不胜枚举。却没有人研究一下人体的结构，形态特点，也没有人探究一下生命的奥秘。有时候想，凌迟三千刀的刽子手莫非就是解剖学家，要不然如何能够做得到切开那么多创口而不致命，至少流血就可以导致休克死亡，避开大血管应该是必须的。放到现在即使是解剖学家也未必做得到。但刽子手并没有留下解剖学专著。所以还有一种可能，凌迟三千

就是瞎编的，哄人的鬼话。

窃以为，国人的劣势就是不能踏踏实实做事，专心做一件事。当然这不能全怨个人，环境也很重要。医生以诊治水平高，疗效好为追求，可是评价医生要用文章，论文，甚至SCI。看病好坏不是事，不发论文后果严重。于是就有了论文造假、论文代写、论文一条龙服务，有了以此为业的产业链。于是就有了2016年被国外撤销的117篇SCI，有了2017年4月的107篇SCI撤稿事件。

有时候想想，觉得人的精力有限，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所有的方面都优秀，毕竟世界上全能冠军比国家元首人数还少。既如此，何必强求自己成为既能看病又能发表论文的超人。为了迎合形式，利用鸡鸣狗盗的招数，发表了SCI，一时的得意，换来了职称、基金和荣誉，但终究露馅，不但前功尽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自我打击恐怕一生相伴。

所以作为学人，我很替这样的人感觉没面子。作为常人，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只选择我

擅长的和能干好的，而且实实在在干得好的。临床和科研不能兼顾，则选择临床，把精力放在如何诊治疾病上，遇到特殊的病例，一定想方设法搞明白，对病人有利，对自己也有益。如果总结一下经验，发表一下文章，只要是真实的，即便不完美，也有借鉴价值。当然如果有人精力超凡，既做真的临床，又做真的研究，当属神级人物，是我等学习的楷模。不管临床，还是科研，只要做事，而不是蒙事，日积月累，也会大有收获。

转念想想，如果将挖空心思搞这些假大空的精力用在做事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既有实际意义，也有成就感，更不用提心吊胆哪一天被识破画皮，睡觉也踏实，何乐而不为。

做事利己利人。在浮躁的环境里，做事难，坚持做事更难，但坚持做事一段时间后就不难了。我们太需要做事的人了，可以预见，社会发展需要真正的科学和做事的学人，相信环境也会好起来的。

我充满自信，做我自己该做的事，做好我自己能做的事。



## 烟雨江南 魅力婺源

(二)

护理部主任 张如莘

离开思溪延村，大巴在美丽的山间公路上行驶，带我们来到中国最美的廊桥——彩虹桥。彩虹桥取唐诗“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之意命名。她有着悠久的历史，建于南宋，距今已有800年。全长140米，由六亭、五廊构成长廊式人行桥。每墩上建一个亭，墩之间的跨度部分称为廊，因此，也叫廊亭桥。整座桥为了便于维修，化整为零，每个亭、廊都是独立的，这样做不会因为一处损坏而影响到整座桥，设计非常科学。其中桥墩是整座古桥最精美的部分，体现了古朴厚重的艺术风格，历史的积淀感很强。从远处看，亭略高于廊，错落有致。周围景色优美，青山如黛，碧水澄明。站在桥上，往上游眺望，有五座连绵的山峰，形似笔架，称为笔架山。山脚下是碧波荡漾的文影小西湖，波光潋滟，风光旖旎，蜿蜒的古驿道在千年的古林中延伸。廊桥与村落、青山、碧水、驿道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

传说在古代，彩虹桥是周边地区的人们讨口彩的地方。彩虹桥从僧人化缘到建成，历时近十年，在完工时，雨过天晴，西边挂了道亮丽的彩虹，当地人认为这是极好的兆头，因此命名为彩虹桥。她的寓意：凡过往的行人、商旅踏上此桥，如同登上吉祥、美丽的彩虹，终身都有好运气，寄托了古人的祝福，承载着今人的希望。

三清山属道教名山，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德兴市、玉山县的交界处，是江西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以自然山岳风光称绝，以道教人文景观为特色，经历了14亿年的地质变化运动，风雨沧桑，形成了举世无双的花岗岩峰林地貌，“奇峰怪石、古树名花、流泉飞瀑、云海雾涛”并称自然四绝。三清山集天地之秀，纳百川之灵，兼具“泰山之雄伟、黄山之奇秀、华山之险峻、衡山之烟云、青城之清幽”，被国际风景名家誉之为：“世界精品、人类瑰宝、精神玉境”。它以梯云岭、南清园、万寿园、西海岸、玉京峰、阳光海岸、三清宫、玉霄观等十大景区引人入胜。上山坐了一段索道，索道出口疾风飞雨，身披雨衣，沿着西海岸行走，雨中的三清山云雾缭绕，诗意朦胧。东方女神、玉女开怀，雏鸡出壳、马面、象鼻等景观若隐若现，栩栩如生，仪态万千。中午时分，大雾陡然飘散，一瞬间掀开了三清山的面纱，苍松翠柏，飞瀑流泉，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从三清山驱车前往小李坑。小李坑是以李姓聚居为主的古村落，建村于北宋年间（公元1010年）。自宋至清，仕宦富贾达百人，村里的文人留下传世著作达29部，南宋年间出过一位武状元，名叫李知诚。村落群山环抱，山清水秀，一条小溪穿村而过，前有大片油菜花田，后是徽派民居建筑。两下结合，相映成趣，画意浓浓。村中明清古建遍布，民居宅院沿溪而建，依山而立，参差错落。商家民宿大红灯笼高高悬挂，红火喜庆。村内街巷河水贯通，数十座小桥沟通两岸。青石板路纵横交错，闪烁着幽幽的光泽，撑着伞漫步其中，感受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好意境。到处都有本地人在锯香樟木片，香味浓郁悠远。游人很多，不感嘈杂，只是多了一些商业化的气息。小李坑是婺源景点一颗闪亮明珠，昔日的商贾和缙绅们留下的宅院以那些精美的木刻讲述着过去的故事。而更重要的是，那些古老的建筑成为时间的一个纪念，它们是活着的，它们主人的后代在里面生活作息，绵延着人与自然的相依共存。走进李坑，犹如来到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李坑之美，美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美在文化与生态珠联璧合，天人合一，相映成趣。

雨下了一夜，空气湿润。早餐后前往江岭，路过月亮湾，这是一座狭长的小岛，因夹在两岸之间，形状如一弯明月而得名。月亮湾依山伴水，水面清澈，平静如镜，与隔岸田野上金灿灿的油菜花、翠绿的茶树、古朴的民居相得益彰，构成静谧和谐、绚丽多姿的画面。放眼望去一湾湖水如弯月静卧水面，袖珍的小岛，郁郁葱葱；碧绿的湖水，静静流淌；不时有一两叶小舟轻轻划过；笼罩在晨雾中的山峦跌宕起伏，山下黛瓦白墙组成的古村落在袅袅炊烟中呈现，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拍摄，合影留念。

今年注定是一个特别的年份，是我来到大厂的第17个年头。在我的前半生，大学以前在湖北老家度过了17年，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大厂，一晃竟又是17年的光阴！过了今年，大厂将是我待过时间最长的地方了，成了我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

在大厂，我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在这里，我结识了牵手一生的爱人，养育了一个让我为之骄傲的女儿，遇到了给予我父母般照顾的长辈和有如知己般交心的兄弟，还有那些对我信任有加的“粉丝患者”，有太多感动的点点滴滴，在这17年里，一幕一幕温暖记忆。

女儿今年13岁了，在武清住校读初中了，每周五我都会去接她。为了方便休息，学校附近的小居也已提前装修完毕。我们想的是，如果周末两人能腾出时间照顾她的话，就在武清住着不回来，不让孩子舟车劳顿了。但没想到每周末接她时，她必问的一句话竟是“回家吗？”在她心中，大厂的家才是她的家，大厂是生她养她的土地，这里有她最好的闺蜜，最爱吃的顺兴馅饼和最爱逛的香百超市，虽然经常逛了也没买什么。

时常我也会想起我的湖北老家，那是一个叫钟祥的小城，山清水净，民风淳朴，没有雾霾，没有杨絮，也没有沙尘暴。那里有我一切少年的回忆，有长辈的关爱，有兄弟姐妹的嬉闹，有亲切的乡音，家门口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路，路边三三两两支着麻将桌，街坊们晒着温暖的太阳，过着惬意的生活。离开家乡后，上完学又上班，一晃自己已站在了40岁的路口。说起回家待的时间，这些年扳着指头数得过来，有时两年，最长的一次四年才回去一次，每次回家，发现长辈们都渐渐老了，那些我离开时刚出生的侄子外甥们已悄悄长到了一人多

高，甚至外甥女做了妈妈，我成了爷爷辈。回到老家，有时仿佛自己在陶渊明的世界隔绝多年后重新穿越回了世间的。更多的时候是一觉醒来，发现泪湿了枕巾。

回想起17年前初次踏上大厂的土地，也是这个季节，在廊坊人才交流会签完协议，迎着漫天的沙尘，坐着班车来到大厂。整个县城从西向东只有一条大安街，一个红绿灯，县城最高的建筑就是建行三角楼。医院在县城的东边，几排刚刚装修完毕的三层建筑，门口的白求恩同志向我友好的挥着手，花池里的假山上爬满了爬山虎，急诊室窗外的

洋槐排成一排撑起了绿伞。走进门诊大厅，一股凉爽扑面而来，三三两两的病人来来往往，和门诊几个穿白大衣的同志主动打了招呼。记得最清楚的是护理部的王玉敏护士长和长发及腰的美女药师贾颖老师，她们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大厂和医院，顺便还问了问我有没有搞对象……

转眼17年过去了，大厂已悄然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宜居小城，路上车水马龙，处处高楼大厦，交通四通八达，我们也搬到了东环路的新医院第5个年头了，门诊大厅中高悬挂着璀璨的水晶灯，墙上巨大的电子屏上播放着诊疗信息，挂号处、收费处排着长长的队伍，所有的人都迈着匆匆的步伐。我手持着移动iPad查房，带着几个年轻的医生，给他们耐心地讲解着病人的下一步治疗方案，他们认真地听着，记着，一如17年前的我。看得出他们青春的双眸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他们以后至少相当长的日子里，大厂将慢慢地把他们包容，也终将如我一样，在这里生根落户，娶妻生子，渐渐把大厂当做第二故乡。

陈寅恪有诗云“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此生我与大厂是割舍不断了。

## 我的第二故乡

内一科副主任 王道伟



## 摄影欣赏

## 小荷才露尖尖角

摄影 / 韩福胜

